

折獄新語

折獄新語卷三

產業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訂

一件抄滅事

審得鍾繼曾鍾繼孟皆故民鍾大武子而繼曾與弟繼有則嫡妻毛氏出繼孟與弟繼臯繼皓繼陶則妾朱氏出也夫大武亡矣而追度生前必授司晨于雌雞而唯唯如伏猫之鼠者也卽如分產一事何不從六子起見而嫡庶鼎立者乃有兩股均分之亂命乎則皆毛氏不平也夫獅音一發彼賤

列小星者。安敢與于分荆之議。然猶藉母愛子抱
之情。爲諸子一伸不平之鳴耳。不意朱氏先毛氏
殞也。噫。母在二子肥。母亡四子瘦矣。兩股均分之
說。正坐是病耳。獨是兩人坐享膏腴。而爲四子者。
幾有糠糗不給之苦。于繼曾等安乎。汝安則爲之
矣。然則反其道而行。將遂六子均分。畧無低昂與
是不然。夫毛氏所生兩子耳。庶子且倍之。若不稍
加區別。恐毛氏有如許豚犬之嘆。而移左就右。其
閭閻益無已也。今特于大武遺產內。量撥田十四

畝爲毛氏養老之需庶出者不得垂涎焉其所餘
產業則以房之美惡配田之肥瘠剖六股以授六
人且細查構訟後所源源賣者已及十畝矣嗟乎
與其推刃于同根之煎而盡化作他家之物何如
停戈于止水之平而各守其先人之業也倘有違
心角口者乎則首事者之罪

一件叛抄事

審得傅堯都者乃生員傅光嗣男而已故阮圻壻
也先因圻無子曾以庶生之女嫁堯都爲妻今雖

物故乎。然小星之遺孕猶存。其雌雄尚未可卜也。何堯都熱中情急。輒唆父光嗣以告。夫所云奮田七十畝者。果係圻所與。將心與乎。抑口與乎。胡索其筆券而不得乎。且未分娩而告。皇皇何爲。蓋恐爲圻妾者。夢熊有徵。產麟可冀。而弄瓦之女。坦腹之婿。或難起割臍想也。誕矣。然就中微有可酌者焉。夫使妾所生者女乎。與堯都妻等耳。卽果男乎。然遺腹之子。不夢見父。無形於目也。則生爲膝下之依依。死作柩前之嗚嗚者。惟此一女耳。應于七

十餘畝內、斷十畝與堯都、而此後如有望、蜀思乎、
則蚕食狼貪、安可再肆也、光嗣垂涎太過、堯都與
有罪焉、應杖、

一件衆抄事

審得洪應福者、洪珂養子也、先因珂久役河西務、
而無兒之痛、殊與伯道同感、其不得不爲螟蛉之
負、以供薪水于旦晚者情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
父母之懷、應福所少者此焉而已、迨珂回籍物故、
立遠房洪應臣爲後、其所遺田二畝、屋三間、已盡

歸應臣而應福則赤手空嗟徒淒然於繞樹之無
依而已夫非我族類豈以混本支者亂蒸嘗然燕
營巢而狐構丘亦曾殫力于霜春雨薪間而生爲
膝下之依茲作道傍之棄恐亦泉下亡珂所謂然
洒涕而今不得不割一臠以糊其口者也合無於
應臣名下斷銀五兩以給之非以此啓後日爭端
也夫牛馬有勞尚加帷蓋之報亦曰不屬于毛不
離于裏姑以侍奉生前者比於馬牛之報已矣

一件逆抄事

審得屠氏者，乃已故杜雲婦，而劉氏則雲外婦也。
胡劉姐則劉氏前夫之子也。先因雲年暮無兒，曾
出穀六百斤，典婦劉氏爲妾。夫死，無獅吼室，有
魚貫彼劉氏者，自當執箕箒於雲宅，而與屠氏爲
炊春之分辛耳。胡以劉姐典王生員爲嗣，而遷延
不行，於是雲捐金四兩，贖劉姐歸。劉氏心安矣，可
以歸矣。何同衾十載，終不往侍巾櫛也。今雲故矣，
捲簾恩重，雖主人去乎？猶當一作領廬之燕而縞
素一慟，竟不移足柩前者爲何想？生前歡愛病裏

言詞俱付之流水行雲而獨假雲遺囑佔田十畝者何夫此遺囑一紙真乎贗乎綢繆將及十載而以久住爲永訣者竟不作四五聲之啼想死者有靈必九原飲恨而此囑果真亦當碎付逝波耳若六百斛之穀爲費幾何乃不念亡夫之遺簪敝履而捐之是屠氏過也原田仍歸屠氏穀合豁免遺囑塗抹附卷

一件慘傷事

審得王元忠之迭訟生員李文紋也殆有隱情焉

蓋因文紋之居。華棟雕簷。相接如繡。而元忠獨以
敝陋數間。逼處其旁。是李氏之附庸也。季氏將有
事于顯史。文紋雖無其事。或有其心焉。至元忠一
告再告。亦非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而姑爲先發
制人計也。求善價而沽諸。亦其本懷。而若不以咀
嚙時加者。爲文紋之毛間。臣則不速買。亦不重買。
于是以小屋三間。爲陳文龍兄弟。賣與文紋。而得
價二兩九錢者。又以小屋二間一庫。并空地一片。
爲文壽等賣之。陳越越。又轉賣文紋。而得價七兩。

五錢者皆謬指爲已有明知鄒人與楚人戰則鄒必不勝然鼠能穿鼻而蛙終聒耳正元忠攻心妙計而迫文紋以眼釘之急拔者也時微察其情姑置二契之僞于弗問而以房屋八間與行路二條爲元忠鱗次而居者俾文紋以重價買則兩家皆欣然從命今中人楊懷等業定價一百兩矣然以祖遺數椽而此爲蓬飄萍流之他徙彼爲歌賓娛竿之永據是未可以嘗價論也合無炤寧俗例再加三十兩而外有隔河圍地一片則定價十二兩

又有族人公分之地。而爲元忠所有之三尺者。則定價十兩。俾飽其所欲。矯翻而去。今而後無日。春燕將辭。猶徘徊于大厦。而謬思以過我門者。入室也。王元忠誣捏有據。合杖懲。

一件冒勲事

審得張順沈時逢。慈谿縣人也。先因順之遠祖曾將已田五畝四分。賣與時逢祖。夫年歷數十載。人易二三世。久覆之逝。水安能掬之掌。以入之口。而何順以贖田言。誕矣。及召時逢問之。則謂順之告。

蓋因已轉賣林姓得價四十五兩稍踰原價耳夫
不賣而贖者非也轉賣而贖者亦非也惟閱時逢
賣界內原有從容取贖等語則取其寄之新主者
返之故主而以重價贖未爲不可也合從其所請
俾順以四十五兩付之時逢同贖林姓家果祀田
乎卽以當張氏之遺簪敝履可也然此風一長將
產無定主而望風起者且日聚鄒魯之閭矣合杖
治沈時逢爲再申一語曰凡產非轉賣與轉賣而
無贖之說者若係年遠不在此例

一件叩清事

審得孫君化者、乃奉化縣奸書、而蔣道俞、王惟隆、則生員也、夫學田之設、初意甚盛、蓋將爲諸生下、帷者助其膏火之不給耳、自君化以城狐社鼠、爲、據鼎之味、濃而蒙面青衿、如道俞惟隆輩、遂効顰、而學步、于是紛紛窟穴者、咸有徊無入矣、蓋此輩、一入泮宮、卽置一卷於胡越之疎、而惟以眈眈數、畝爲負嵎之據、故逢差催、則自誇曰相公、而縲紲、莫加遇縣比、則口稱曰生員、而蒲鞭不及、甚至督、

租不足。別欲召佃。則借猴冠爲虎皮。而以貪如狼之書手爲羽翼。以軟如羊之小民爲奴隸。故無敢起而競此一塊土者。各租之欠。職是故也。孫君化并蔣道俞王惟隆等。合分別杖治。其生員所佔各田。應逐畝清出。違者褫。

一件芟塚事

審得李興隆者。何氏孫也。先因樂士駿父亡。將土善地。葬而陳茂登。則風水自負者。于是徘徊山原。間而忽過何氏荒山一片。則指而目之曰。此吉穴。

也。墓是大貴時士駿心涎其地苦無隙可入耳。適聞何氏孫興隆貧甚，啖以厚賄，於是私立一券，以其半山盜賣。何氏之心懷不平，而訴縣又訴府，宜也。然以成事不說，故定案中分。而今者芟塚之控，胡爲乎？蓋緣何氏告縣時，士駿曾以二兩議我，而屏氣之鼠忽爲負嵎之虎，則家有數青衿羽翼而所約終成畫餅耳。合炤前斷，我價二兩歸之何氏，而以其地之半歸士駿，仍與勾引關說之陳茂登分別杖罰。雖然，尤不能不爲茂登尤當士駿卜墓。

後。登。訟。不。已。鞭。非。蒲。杖。去。有。青。趺。得。無。此。地。之。不。
祥。乎。願。茂。登。自。剄。其。目。可。也。

一件勢抄事

審得生員豐椿、乃豐宦弟、而余龍則管民願、管民
萃蒼頭也、先因豐宦以贖基地事、與管姓爲難、迨
經前廳明斷、而東邊屬豐、案已炳然、乃管氏兩堆、
猶宛在也、一朝豐氏飛上天、此地半作他家物、想
民願兄弟、固未免有賢不肖相去之愧、獨是爲豐
宦者、以有志竟成之丈夫、而顧使他姓朽壤尚逼、

處故地則亦珠還劍合時所介介於閑藤未斷者也。今豐宦致政歸里方傍其地築館而何民願僕余龍輩幾口詈不已繼以手揮也。夫以黃金橫腰之郡伯優游綠野其薄圭組甘葦鱸者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而顧有此輕薄兒郎輒以後進凌先輩且余龍趨走下賤耳敢逐吠乎。今奉憲批後民願等方搏頰求哀而豐宦旋從沈紀兩宦請置之不較擴其大度真足容民願十許輩而有不感愧交集者非夫也。管民願管民萃旣經和息姑免

深究其遷堆一事皆云無物可遷則案已如山矣
登先隴而泫然流涕自切景升兒子之慚可也若
云捲土重來未可知可乎夫豈獨兩兄弟之身直
荒土棄之世世守其今豈可也

一件人命事

審得童應鳳者乃已故童汝鵬猶子而周敬里長
也李愛中人也先因汝鵬存日曾將已房一所契
賣周龍此于應鳳何與而乘汝鵬物故後乃無題
欲找也于是原中李愛與里鄰周敬皆羽翼墜子

以往而龍則勃然作色曰是無名之師也漸不可
長時敬與愛等皆勸龍以十兩我而龍則以半推
半就者姑爲緩兵計曰五兩可何爲應鳳者輒有
多多益善之涎而堅不肯從也應鳳曰請益之龍
曰請損之而敬與愛則曰請輕之于是約以五兩
我而應鳳何遽控縣也龍老矣聞其事怒甚并初
議五兩亦堅不肯與而敬愛兩人復詣其家譬解
焉曰請如約時龍扶杖而出詞色甚厲謂孺子告
我矣若何言如約是日也兩人苦請龍堅拒一堂

之內。喧若蛙吹。而敬曰。食言愛曰。負心以一的。供
兩矢之攢。而老憊之龍。遂飲恨歸矣。其以服適亡
也。果別有隱情與。然七十老翁。已嗟白首。此兩人
者。半黑頭耳。前我一飯自當遇老人。而讓斷乳幾
日。宜翼小子以爭伯仁。繇我而死。則周敬李愛
之罪昭昭矣。合與借題興戈之童應鳳。一并杖懲。
仍追埋葬銀十二兩。給周龍子以結此案。

一件勢抄事

審得寺僧慧真所告。蓋合兩事爲一案。而有藤難

割者也。先因鄞學魏生員曾讀書慧真房內而案頭數卷忽嘆亡羊魚蠹乎鼠啣乎何寺無焚書之祖龍而烏有者疑化一炬也。乃于書籍外更益以廂器等項。控之鄞縣。魏生過矣。豈陳編而靈物有同鷄籠書生之善變而變器又變廂者將欲虛而實償耶。時魏生與慧真正聚閑一室而方叔耀則賣膏藥人也。青衿之好貨有疾旣不能出藥以療而益之膏焉可乎。胡翩翩外來者反與魏生同聲而責慧真出銀以償清淨一片地幾作鬧場矣。乃

數日後。忽有踵魏生故武。而此索書彼執券者。則
同學沈生員。又率其僕張玉至。而兩師忽聚于一
壘。曰。吾以索銀也。夫沈生妻父。則故宦李侍御。而
還俗智永。則慧真先師耳。茲據沈生口供。謂智永
在寺日。曾貸李宦銀百兩。以房抵借。且出伊手書。
云代粧奩者。則固沈生物矣。無寓人于我室。毀傷
其薪木。何旣聽書生之寓讀。又來衲子之毀賣乎。
及取李宦書閱之。則贗筆耳。無論指天誓日。百口
稱僞之智永。情實難信。乃以魏生之朝雞暮蛩。

作數年假館者何。燕止識舊而犬不吠。新慧真在矣。沈生主僕。昔安在乎。未可以和尚爲秀才之外。府而欲倒行布施也。念係青衿。姑免究。

一件黑冤事

審得姚五聚姚五緯相爭一案。皆因死父之胎禍。來生子之操戈也。夫五聚則已故姚大化嫡子。而五緯則大化庶子耳。此兒雖小。後自能得豈大化真有知子之明。何厚嫡薄庶者。竟有四六標分之亂命也。若爲五聚者。果明而熟於計。當付是言於

一。飄風而與五緯相忘。止水之平耳。父命也。伯夷以此語讓國。五聚以此語割財。焉可乎。且食果取小。弟分固然。而非曰兄必取大也。乃前府審斷時。忽令五聚以銀二千找。則兄瘦而弟反肥矣。且繫五聚于獄。身受箠楚于五緯。安乎。蓋緣前者之不公。又釀今日之不平。而爭皮毛傷骨肉矣。該縣斟酌其間。復令五緯找銀五百。何一案判若兩分。而非判也。取諸彼以與此。所謂君子平其政也。噫。兩人司根耳。若此告彼。應恐青跌飛而黃金盡者。終付

家資于雲烟耳。倘自今以後相與解煮豆之仇而敦合荆之好。則五聚之返同趙璧者。固是垂堂之不坐。而五緯之棄若楚弓者。亦未必遽爲沿門之一鉢也。合仍炤縣擬以杜爭端。若今案已定。而此兩人中。或有爲浪之翻而戈之興者乎。彼以爲爭者。金也。請兩人備鉢以待。

一件厝刼事

審得張氏之與幼男周相同居也。啼鳥方聞于空房。凶豺已噪于同室。彼族惡周昇之忿其修房。而

借題興戈。何爲。豈大雪壓毀者。竟可視爲六出佳
玩。而姑置爲凝塵之。不掃耶。恐孀婦原無高人之
逸致也。以若所爲。將欺人孤兒寡婦矣。然此猶同
宗之敵國耳。何會稽生員沈陽春。作後勁也。黃鵠
之。淒歌。未歇。翼虎之。哮音。忽作。得無青衿而墨面
耶。夫世情日薄。誰憐寡婦。懷清雪裏之。送炭。無人
矣。信如陽春所爲。將令張氏之孀居者。竟露居于
雨雪霏霏之下。而謂不如是。不足表其皎如白雪
之操乎。其爲昇之授刀。必也一杖有餘憾焉。至陽

春既係會稽生員矣。越人國而攻人者。顧又越人國而自蔽乎。恐非形同子虛而等會稽于鬼國之難覓者也。合重杖以儆。張國榮則張氏抱告人耳。若與三人同杖。恐婦孤單而卽痴小者將門無吠犬矣。原擬一杖。合與豁免。

一件慘斬事

審得何聖志與已故何聖忠乃嫡出同母弟。而何聖懋與何聖慧又庶出同母弟也。先因聖志父存日。曾餘遺田四十七畝。然其存者皆四子公物也。

止因嫡母駱氏無鵠鳩愛子之均而一手握定者。遂爲聖志掌中物矣。聖懋等有涎空垂望望如遠行客者。殆亦有年然尤虛懸其器耳。何坐擁不已。旋又盜賣而有一百五十兩之入已也。名入駱氏手。實暗飽聖志腹矣。然尤不能不致恨聖懋也。始與嫡兄吳越繼又與胞弟參商問其故則因駱氏與聖志等始飲以旨酒。繼啖以厚賄。而改頭換面者聖慧遂爲獨鳥之。不競矣。今庭質之際。聖志反寂然無言。而聖懋則奮臂揚眉飾。

辯甚力。曰。駱氏母聖志兄也。且願以五十金爲嫡母送終費。而謂所餘百金亦現貯聖志箚中。讓哉。聖懋乎。何從得此禮義之言也。然今旣爲食果之取小而昔何爲關弓之首唱。時驟聞斯言。方在猶豫間。而忽聞呼寃聲急。爲衆人掩口而掣足者。則堦下聖懋也。亟召而詢之。則歷歷供吐。若指諸掌。噫。聖懋心死矣。合從公剖斷。將賣田五十金爲駱氏棺殮費。明知溢于數也。然子宜殯母。庶不先嫡。理應從讓。其所餘百金。則以四分爲率。何聖志得

廿五兩何聖懋與何聖慧各得廿五兩。而何聖忠
既故。則其子何文燧亦應得廿五兩。于是諸人皆
叩首心服。默然而退。雖然。兄弟尋戈。豈美德乎。合
將何聖志何聖懋分別杖治。其應分百金。今從聖
志名下追給。

一件斬祧事

審得已故王應期。乃趙慶珠婿。而王惠壽則應期
子。卽慶珠外孫也。夫慶珠固人面而豕行者耳。想
應期之坦腹東床者。已識婦翁之腹無赤心矣。此

妻亡身病。所以悵然於惠壽之無依。而計慮獨長也。四齡之呱呱。可托外父。而三十九畝之離離。轉寄密友。豈輕視六尺之孤。重惜一杯之土也。且友密而婦翁反疎乎。王壻真一片有心人也。獨恨所謂密友程樂山者。猶非有心人耳。若果有心人也。亡友之遺言猶存。及其孤壯而昇之也。無我負人矣。可因慶珠垂涎此土。而還絲如拋瓦之易乎。且與疎族王萬賢何與。而此開端。彼效尤。於是疎宗王應聘。又踵萬賢故步。嗾惠壽之姑以告。噫。蠅蟻

之攢肉實慕羶矣。若以此三十九畝者終寄密友。寧有此涎彼割之紛紛乎。王壻真一片有心人也。彼慶珠者何以數畝涎割反成王壻先見之明而亦念地下有亡女人間有遺甥否也。此兒三月喪母四齡失父唯外祖乳哺是賴不意慶珠昧心攫利竟蕩遺產于雲烟而俾熒熒稚子有家無炊火之感也。智哉王壻昔聞知子莫若父今又見知翁莫若壻耶。慶珠之與萬賢同杖也恐負死辜生者當汗背沾衣矣。其惠壽姑佔田一畝與王萬賢現。

占九畝俱暫付慶殊以贍惠壽

一件災冤事

審得婦道水性也。宜以柔用。惟火氏剛性如火。每貪心一熾。則烈烈者不可撲滅。而府廳兩署。皆其叫噪之場矣。今據所告。冤一詞。不過以尹靜與陳吾道。曾賣伊小屋四間耳。既兩人之五十兩。各已交完。乃火氏必以張知府二百兩之斷爲言。而迭告不休何也。火性一發。勢將炎炎直上。增之又增。不舉兩人私事。而盡爲焚林之獵。不止矣。獨怪

靜與吾道者何家無屋不可供一枝之棲胡擇不
處仁貽請又買不處仁貽請而脩以火氏小屋四
間爲惹火燒身之受累也今審明後火氏猶匍匐
李署叫號不置若令此兩人者復以火濟火恐雌
焰以煽而熾矣合午尹靜名下姑斷銀一兩與之
此豈有說乎蓋錢有流泉之義其象爲水或以沃
火氏之烈焰而止其燎原未可知也陳吾道遊學
未歸合將抗審不到之伊弟陳五薄杖以儆非曰
是亦有罪焉則以火氏之小屋爲火坑而誤入其

中者想亦不能無失火歿魚之嘆也。火氏亦不得
咆哮公庭，自取罪責。

一件大冤事

審得王士俊之以大冤控，有說焉。蓋因士俊故祖，
曾以店屋六間賣生員厲瑞麟爲業，則房固厲姓，
有也不意既賣復賃者，厲爲雀而王反爲鳩。此每
年二兩之賃銀，所自來耳。胡士俊既依堂前之舊，
燕又霸篋內之青蚨，於是四十餘年內，以十三兩
欠矣。瑞麟忿其欠銀，轉賣士俊族叔應鵬，情也。時

士俊虎踞此房。托故不徙。將曰。是鳥之故鄉。而狐之首丘也。吾終以此爲歌哭有所乎。獨恨爲應鵬者。偶值士俊他往。而喧呼詆詈。將標士俊母李氏于大門外耳。宛其未死。他人入室。已愴然典簪履之感。而有兒未歸。有身何泊。彼應鵬之有驅逐。無慰撫。肯曰。此遠子孤姥也。而不遠伊邇。薄送我畿乎。桃柳如欲牽人。鷄犬不解送主。此時此際。亦大難爲情矣。李氏之揮刀自刎。實應鵬威逼也。合從杖儼。若爲應鵬者。猶以威逼無心。嗷嗷有詞乎。則

古有新買一宅而嫗哭入耳卽呼其子以迎其母而棄直不索者彼獨何人也旣遜古處宜從今議一件叛抄事

審得任氏之以人命告蓋無情之詞也先因任氏故夫鄭興賢曾將已田五畝典與生員劉益故父而黃氏則益繼母也于是受銀十六兩聽興賢取贖益之將田百畝轉賣生員謝泰道而并舉五畝以重賣者義安居乎若謂子已賣而母與贖是以母隱子也則黃氏過若謂母與贖而子復賣是以

子欺母也。則益過母無代罪之法。子無譖替之理。故任氏之言曰。與賢之贖先也。泰履等之言曰。泰道之買先也。而總皆益之應受其過也。若泰道之既買此田。與與賢角口。夫非益分割不早。而與賢認贖。泰道認買乎。今據干証口供。則謂兩家爭禾于野。互相紛拏者。是實不聞與賢身負重傷也。而保辜一紙。曷故逋。自生員虞百里王元台手也。且所云保辜者。謂伊男起鵬有傷脇。嘔血事。而假父與賢之名。以逋耳。今子生父死。且不死于尋戈之

六月而死于罷兵之七月何言乎人命噫惜百里
元台輩不能料死并不能料生耳若知死者與賢
生者起鵬而假父以逋子獨不可假子以逋父乎
執保辜而誣人命謝氏難乎自解矣幸也以保辜
逋者起鵬以死湊者與賢也此而猶曰人命誕矣
哉虞百里王元台幸災有意纓冠無名姑與重賣
之劉益誣命之任氏子起鵬分別杖罰

一件憲轍事

審得已故馮祿乃張文繼父而贅于文之亡母蔣

氏者也。今蔣氏故矣。生前再嫁。初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味此二語。可爲蔣氏汗顏。地下其應與馮祿合葬。不應與文之故父同瘞也。何說之詞。文之外視繼父。而欲合亡母于故父者。豈生時不耻爭新而死後猶存戀舊乎。戴十之與文競止。因馮瑩在十界外。而張瑩在十界內。故互相角口。有葬非其所之誚耳。噫。使死者無知則已。若死者有知。彼蔣氏者。將無喜上別船。羞歸故隴。與恐有馮以爲蔓艸之牽。而張墓之連理不交也。

文固甚愛已父十尤善體人母矣。合無將蔣氏遺
柩。仍與馮祿合葬。非厚馮而薄張也。野鴛雙合孤
鴻獨棲。想死者亦可兩安地下矣。死者安而生者
亦安。彼爲十者。其能越界阻文乎。張文誣捏太過。
合杖戴十姑免。

一件勢抄事

審得春元王。一虞與生員王。一相之相爭。蓋爲祖
塋風水也。夫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想先人之
長眠地下者。不知作多少名灰利燼感。乃子若孫

輩○反○以○夜○遊○爲○晝○錦○之○始○基○而○閱○塋○兄○弟○忽○閱○于○
墳○可○嘆○亦○可○思○也○然○問○以○何○爲○曲○直○總○從○公○私○分○
曲○直○耳○夫○一○虞○所○持○者○公○一○相○所○執○者○私○也○何○言○
乎○公○則○一○虞○有○言○謂○伊○祖○所○葬○者○太○隆○興○山○而○小○
隆○興○山○則○來○龍○咽○喉○也○從○祖○故○曰○公○也○何○言○乎○私○
則○一○相○有○詞○謂○伊○孫○所○葬○者○小○隆○興○山○而○於○大○隆○
興○山○則○風○馬○牛○不○相○及○也○從○孫○故○曰○私○也○雖○然○不○
獨○私○也○且○又○愚○甚○夫○一○虞○之○朱○紫○漸○逼○而○一○相○之○
黃○白○多○藏○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祖○塋○之○

蔭兩家均矣。若祖之不靈。何有于孫。至問一相葬
孫。買自誰氏。則同族王主一耳。縣招爲王守一。憲
駁爲王志一。而今又幻出一王主一。何君子有三
變也。噫。主一之地有幾。僅于二畝中。得二分耳。此
彈丸一塊土。安有萬戶千鍾。胎于其間。彼一相豈
真欲爲伐虢取虞計。而試問當年公葬內。又何云
將此二畝。推出公族管業。而不聞二分之另爲主
一私物也。故主一之賣。非也。一相之買。亦非也。買
而以孫葬。且葬孫。而以空棺。則又非也。皆非也。則

有一是者於此乎夫春元亦是而未全是者也既
經呈告何不候踏公遷乃遽掘塚開棺授人疑竇
豈咽喉一動將出折臂三公故有鑒前人相墓之
驗而遑遑開掘乎春元亦是而未全是者也王一
相應杖王一虞輕發太躁合坐僕王順以杖其小
隆興山仍聽公族管業如有私賣私葬者乎請罰
如一相父子律

件冒抄事

審得朱泰濂之以冒抄控也止囚犯僧繼就身繫

斤穴故疑僧山無着而謂謝宦弟謝三卿等有一
千五百畝之佔耳。雖以宦弟爲詞然望的而射者
謝宦也。且宦弟自有其名而稱爲八大王甚至統
陳祥朱福明六十餘人。喧呼憲署雄矣哉。其蜂擁
蟻聚一呼十應者泰濂之勢有類大王矣。今奉憲
准後逐一查閱則謝宦所管之山僅五百三十畝
耳。時面責泰濂無狀將撻之于庭。而祥等六十餘
人又合聲譁呼。蓋不啻羣卒護其大王而洶洶莫
遏也。於是簡發原冊至城隍廟公筭則仍是五百

三十畝而所謂一千五百畝者誕也且餘山一千
六百零爲諸人掌管者多欠銀未納而謝宦之銀
已貯官庫此霸佔乎非霸佔乎于是諸人皆靡然
阻退而泰濂之勢遂孤其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者
如爪牙羽翼十無一存而一大王囚首受縛狀彼
所謂謝八大王者今不猶理直氣壯而將唾其面
以大辱之乎合杖以儆

一件天斬事

審得已故春元朱鉉之告蓋從僧田起也今問因

爲誰物。則故宦黃太傅其施主。而黃仁化與子揚等皆太傅苗裔耳。其寺僧張弘新之以無賴被逐。而忽將寺田廿七畝。葬賣春元也。是盜賣矣。若知弘新盜賣與否。則不能執泉下人而問之也。乃所可怪者。則當日往寺收租。春元竟與蒼頭偕行耳。春元聞博乎。其以身爲田之孤注也。危矣。于是仁化子揚等。糾黨數十。蜂擁格鬥。嗟乎。黃氏門中。豈人人皆黃鬚健兒。致令春元飽其毒手者。幾于美髯非故。是誰作咎。鬚文而諸人之。莖鬚如薤。卽者。

若欲代之剪削也可曰燃鬚于持燭者是窺雅量而責春元以毀鬚之卷舌乎此天斬之告所自來也無幾春元竟死矣夫此廿七畝者棧豆之戀幾何乃其往也幾欲爲怒鬚之前而其歸也咸疑爲剃鬚之遞則今者之斷送寧非春元惑酒而中創乎然鼠輩相繼至此何堪虎鬚而不知畏也黃仁化旣爲建鼓之人難作漏網之脫擬以曠日方償厥辜黃子楊黃宗鳳等皆羽翼之連翥耳合以附

和擬故書猶奴奴有言乎則必剪鬚和藥療春元

以起死肉骨之手耳。否則如原擬。

一件憲斬事

審得舒陞者乃已故舒永祥子而永祥則舒允明
養子也先因允明與妻婁氏俱抱無兒之痛則有
養子舒永祥卽水永祥者乃已故水國太弟也螟
蛉有子螟蛉負之而未幾又要繆氏矣迨允明以
墮水死永祥旋以患病亡則繆氏有遺腹子在卽
今之舒陞是也夫以牛易馬則永太已爲非種何
况于陞然舒宗旣絕誰爲垂涎而操戈則繆氏之

置兒于懷者不必匿兒于袴也。何陞伯國太竟罔
念母子之依。而轉嫁繆氏於他姓乎。水氏婦幾作
流水去矣。而國太竟以此銀爲娶妻資耶。是舉也。
比之兄收弟婦。僅彼善於此耳。然聞有事伯兄如
事父者。而不聞弟婦爲粟已妻爲械器也。且舉黃
口弱陞。付新妻撫養。而與夏氏爲雙雌之棲。噫。醜
矣。彼爲陞者。不幾命同湍水而決諸東方。則東流
決諸西方。則西流乎。其經顧令明斷。而俾夏氏攜
陞另居也。亦曰祖孫二人相依爲命耳。胡夏氏蕩

若水性者依水則居土安而離水又別船上也。于是取故夫田產盡賣生員吳綬章父而身爲逐水之挑者孫又爲失水之魚矣。今所謂舒亮則自認允明同宗而扶陞鳴鼓者也。試問永祥之死國太之佔繆氏與夏氏之改嫁屈指數十年間幾多花謝水流之嘆而亮皆安在。不過假陞爲奇貨耳。然所賣田產非若水中木而將奪諸彼以與誰也。欲命舒氏議贖則堂前之燕子無主欲命綬章議讓則久營之鵲巢難棄。合斷銀四兩供陞養贍仍依

伯永禎同居庶植根于舒而移種于水者不至爲
水中泛泛矣舒亮借題興戈合杖以儆
一件佔產事

審得陳嘉相陳嘉慶皆裘氏叔而裘秉燹則裘氏
堂兄也先因裘氏夫亡身寡有穉子三想其嗷嗷
待哺者難以推讓之棗黎啖兒矣于是已故長伯
出其置田二畝以贍而嘉相嘉慶則貧無立錫耳
故集親族公議炤月輪養此非得已也無荆何分
無牛安射想叔氏之捐數粒以飼貧孤亦食無求

飽矣。此于秉彜何與。而告縣告廳不一而足。其志將以求食也。既經軍廳審明。仍炤月輪養。胡爲秉彜者。反有妹飽兄饑之怨。而以通叔誣中葺之醜。不可道也。兄爲妹隱。直在其中矣。况妹不寄假兄。乃證羊耶。問其故。則因裴氏解紛有心。佐閭無舌耳。夫昔有盜嫂受謗。而曰我乃無兄者。嘉相等有兄矣。何以解謗。然言出彼兄。得無難乎。爲妹而裴氏之聞言。頰赤忽作一轉語者。不又曰不如無兄耶。則如今者所供。曾索謝有心。而所求不得。乃爲

無題之嫁者、恐非彼婦之口也、既衆口交攻、而秉
焚亦傳、頰求哀、認過不暇、妄人乎、妄言乎、姑罰穀
十二石、以修該學儀門、夫以此爲修者、何也、無亦
有人而無儀之戒、而姑借此舉、以動其自修乎、其
助聞之、陳曾龍與各詐嘉相等、三錢之孟臯、陳陽
皆秉彝之張波、而鼓煽者、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何三人反爲不德者、助也、合各杖治、以醒秉彝、

折獄新語卷四

詩傳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恩任季重甫訂

一件滅門事

審得山陰縣寄學生員李寧世與慈谿縣學生員王永麟皆同里人也先因兩生以翩翩年少同賃趙氏之宅以居且筆石好友也朝雞暮鐘呬唔聲接未知內子之效警鷄鳴若何無幾寧世負炭山東矣數見不鮮遂啓室人之詬詈固兒女子態乎慙勤憑燕翼叨叨者所寄何語不過舉閨房角口

巧行裝點耳。何寧世奉細君一紙儼如奉將軍令。而以滅門控。夫其所告者。眞門內事。獨彼自護其室耳。胡云逼父殺弟。且鴈帛遙傳。尚未與妻孥相質。而遽喋喋隔郡。何爲乎。非曰舌長實云耳。軟無幾。永麟又以天救一控。作應兵矣。何爲伊婦者。又不聞脫簪阻。且砍傷毆血。語不擇音。乃爾兩生對壘而角者。非夫人城亦娘子軍也。今庭質之際。忽聽生員方可選阮恒亨之勸。各以和息請。噫。昔何以爭。今何以息。想兩生閨闔間。必有如方如阮者。

先爲兩雌解圍。然後以和於室者。和於庭耳。不然。恐此日之和議不成也。相應准息。仍各罰穀以爲婦言是聽之戒。昔兩女子爭蚕境上。而吳楚兩國各舉兵相伐。兩生紙上之戈。猶其小者。則一罰足懲矣。

一件詐抄事

審得張春者。慈谿縣惡少也。先因俞三妻沈氏。曾與蒼頭一人。携燈而探姆病。夫沈氏閨中少婦耳。當此夜靜更闌時。行何爲蹣蹣涼涼。豈不聞畏行。

多露之戒乎。適春方佇立門首而忽見燈影中有穿徑過者。遂目睨心涎焉。於是窺覷不已。繼以謔譁。噫。此豈步步生蓮花者乎。挑非琴而拒無梭。雖曰流水無情。亦此婦暮夜之狂蜂也。後三聞其事。曾正言詰讓。何春猖狂無忌。有爾妻已被我姦語。耶。俞三截姦之權。非春口舌之殃乎。茲且扶其母。虞氏以奇詐告者何。夫使詐果有之。亦以家兄償彼婦之一挑耳。況烏有耶。且情辭舛錯。至以與不留茶爲言。夫不留茶可也。春之伊其相譁者。豈欲

贈之以芍藥乎。率動於先而狂言于後。則剔其目而犁其舌。方洩此忿耳。至所云樓抱強姦。則無令心迷狂藥者。反誇詡于得意。而加此婦以白圭之玷也。張春姑罰示懲。

一件枉法事

審得王可係老娼。鳳女係小娼。而樂戶戴魁。則可後夫也。先因可之故。夫爲袁明明之螟子。爲袁汝學。至所謂鳳女。則因門前車馬稀於老大。而可始假爲迎之代笑者也。茲據應生員口訴。謂明未

死時可曾借伊銀六十兩。夫可老鴛耳。朝雲暮雨者。自是鴛奔雀彊之管態耳。袁明與戴魁總無論人盡夫也。而顧責其爲罷舞之鸞。應生員之言。無乃欲旌節於逐隊者之門乎。至索逋正題也。然何至以風塵之窩爲奇貨。可居而一貸再貸。且托名陪酒。而執縛迫脅。假鳳女爲索逋資。噫。此輕塵弱艸耳。風雨之催亦太無情矣。其借銀之有無。完欠之多寡。合聽應生員與王可袁汝學。筭明取討。一件真命事。

審得高升者，高氏之侄，而墮井高四，則高氏之姪
聆，升之堂弟也。先因高四糊口不給，曾傭僱楊三
家，而忽於六年五月內，汲水落井，時幼童章三買
糖經過，曾倉皇喊救，然尸起氣絕，已得於目擊矣。
今高氏以人命告，何也？夫四一赤手窮民耳，其傭
于楊三也，絕其乳哺，立可餓殺，信如氏所云。將利
而死之乎？抑怨而死之乎？使汲井從而掩之，此事
所必無，而若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是責楊三以
不情也。時幼童章三在旁，誘以甘言，懼以嚴刑，終

無異詞。蓋明知人命之告。皆升所爲也。迨高氏力
執簡屍說。召而詰之曰。若簡而眞乎。則坐楊三以
死。若簡而虛乎。則坐高升以徒。寧議而殺簡。無簡
而後議。於是居外數日。而免簡之呈至矣。謂非升
教孫而誰教乎。應杖治之以懲其刀。

一件叛詐事

審得鄞縣民趙華。字胡啓明。皆走報人也。夫公車
之後。多士鱗集。幸而闕幣杏苑。則妻兒僕從。斷爲
望服。欲穿而一日。如同三秋之盼者。也。高材捷足。

者先報焉。多多益善。亦小人射利嘗態耳。華宇等之以莊進士捷音報而揚眉奮肘。務爲溢額之索也。此非生員莊重脩誑語也。可以無取。取傷廉。是可爲市井之無藉責乎。茲閱莊生原詞。不過謂舊例外。多索七十餘金耳。去去復去去。情如刀劍傷彼多士之折肱南轅而愀然興嗟于敝貂者。正恐今日揮金無地也。則重脩之氣可平矣。通告發後。復聽諸宦之勸。謂報屬喜事。賞無定額。以准和薄罰請。然則叛詐之控。胡忿忿與。昔陶朱公之目其

長子也。曰是生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重
萬久。邇青。璫未親。朱衣想猶微。挾寒酸之氣而未
免。以介介蠅頭者如陶朱公之誚其長子也。旣經
和息。應從所請。仍杖治趙華。字胡啓明。以爲贖貨
戒。

一件假官事

審得生員陸祖望與童生陸騏皆堂兄弟而徐迎
張宏皆鄞之刁民也。先因本縣馮典史曾督運象
山。縱步書館而齎酒就見之騏則筆尖無花。麈尾

解趣者也。豈其捫虱而談果足動虱員之傾蓋而此不介進彼倒屣迎乎。今召騏面詰則股栗齒擊。一妄庸人耳。蓋因典史歌驢村舍其凝塵滿席者。僅與無人之庭艸爲佳伴。而忽有翩翩年少。携佳醞至真瓊漿瑤餐之不啻而握手酣飲。遂不知膝之前於席也。典史固非俯就。童生豈曰仰高。以銅臭偶乳臭想亦樽前之一日兄弟耳。彼迎與宏者。何訴之鄞縣。且加狂童以假官名。雖祖望與騏有聞牆隙而此一舉也。果伊穿鼻與亦莫須有耳。胡

騏控祖望。祖望復控騏。蔓延不已。今出語不倫。至謂騏一紙手書。有四十兩之詐。及索原書閱之。則云出自狡童手。特托一好友傳之耳。夫所謂好友者。豈下石有謀。或中情慙怯。而忽有弄人鬼物。出而授之耶。不然。何覩其行踪。又遺其姓名。而片紙廣鼎。竟似從空飛墜也。今于証陸益等。咸指四十兩之詐爲虛。此人言也。想不能如祖望之善作鬼語耳。陸騏發難於先。陸祖望興戈于後。合與授刃之徐迎。下石之張宏。分別杖罰。

一件黑抄事

審得生員董應邁之告緣糞窖發也今據住人孫
論等口供謂置於大道而據應邁等口供謂頓於
僻徑茲鄞縣審單內有轉灣小房置一石窖等語
則應邁之言近似顧以祖遺石槽爲言者何夫謂
轉灣小房可安頓此窖則必盡牽行道之人而予
乾○棗○以○塞○其○鼻○耳○若○窖○置○轉○灣○氣○達○廣○衢○將○何○以○
堪○安○得○陳○甲○煎○之○粉○列○沉○香○之○汁○於○厠○而○俾○過○者○
之○戢○怒○芬○馥○也○况○經○鄞○縣○審○斷○後○自○宜○接○浙○而○徙○

今呶呶何爲、不過以夏連等未經縣斷、輒先率諸
人強填耳。夫使應邁自填、必計日倩人而連等運
其瓦礫作彼奴隸、則應邁已爲高坐之占矣。然未
斷先填、何太匆匆。夫海上有逐臭之夫、連等濱海
爲居、何不逐臭而惡臭也。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
鼻而過之。况穢藪乎。姑以糾衆橫行、特杖治之。董
應邁展轉公庭、惜糞若金、何鄙甚也。其糞窖旣經
衆填、卽令永移他所。庶民攻之不日填之、可謂愛
應邁而惜其人力者矣。不得妄思復窖、自干衆怒。

一什倡亂事

審得普陀山住僧寂福之與寂滄相告也。蓋爲爭都管也。先因山有鎮海寺。寺有都管。寂滄爲之。寂福又爭之。其說爲何。蓋緣進香諸人。聯翩至寺。則都管每分餘波以自潤。兩人之相爭。何必曰仁義。亦曰利而已矣。迨爭之不得。遂至相毆。夫寂福本齊人耳。則野豕不敵家虎。而寂滄未安尊奉。寂福已飽毒手者情也。憲臺一控。豈曰無名。而忽云引海夷得寶巨千矣。又益以美姿二人矣。又益以得

劉香金銀一匣、彩段一廂矣。富哉言乎！何荒寺忽化金穴，而室名梵嫂寺，賜雙飛者，豈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乎？初閱原狀，頗爲駭然。及詢于証戴禮，則茫無所據，以爭骨之饑犬化噴霧之毒蛇，恐犁舌地獄，正爲寂福設矣。合以誣擬徒，其寂滄與寂福，則亦相去不能以寸，而總從都管起見者，衣鉢不守，戈矛是競，恐兩僧攘攘攫者，忽化進香爲惡臭之場矣。合革其都管，仍杖示懲。

一件酷抄事

審得鄒傑俞玉寰與李傑李福之告皆爲歌人沈
潤發也夫潤先投鄒宦繼投李宦此纖事耳何是
二奴子竟喋喋不已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豈咏陽
春而賡白雪者猶心醉繞梁之餘韻而昔兩羨今
交妬乎茲沈潤等已返原籍矣必使反之而後和
之則勢所不能想梨園弟子抱琵琶而上別船者
潤之鶯囀杏而兩傑之梟呼亦息也合各杖示懲
其狀內所控皆下里俚言耳合免究

一件強劫事

審得鄞縣生員宋承堦之告。蓋爲逃僕潘彩發也。夫彩一嬖童耳。愛深斷袖者。未聞前魚之獲。棄於後釣。而何彩二三其心者。且憇然爲離丘之道。狐也。承堦故急之。捕盜陳明故緩之。蓋將以遷延爲勒索計耳。泣之目盡腫。無乃復蹈前人痴而戀戀悵悵者。故不禁嘔嘔乎。茲屢提之餘。竟同捕風。云彩往姑蘇。楊花飄蕩。已落南家負心哉。彩棄越音。而吳音矣。牽腸有絲。請抽刀斬。無謂飛燕之啣花。猶入窩有期。而欲再咀餘桃之味也。陳明緝捕不

力應杖

一件枉法事

審得鄞縣人汪丹水乃詐財棍徒也夫汪其鴿一
平民耳非有亡猿失火爲林魚之殃及而刑廳紅
牌一紙何無緣入丹水手也夫馬首蒙獅則象猶
望而懼之況其鴿魚魚之氓乎時心膽墮地方議
欲金以付而慧黠者已從旁覷破事不諧矣亟界
炎火而服狀一紙其出于丹水手書者何云冒捏
廳批也此其左券矣若丹水猶呶呶巧辯而云其

鴿之告誣乎則異事同喙又有蕭誠蕭六之一紙
在夫誠六兄弟亦幾入丹水圈籠而手執硃票以
往者也且有誠六比隣實爲丹水心腹者名曰包
鳳時丹水咆哮甚而鳳乃簫鼓其間佯爲調丹
水之吻嚙而柔之實羽翼焉於是誠以田契一張
付鳳轉當然與丹水瓜分者卽鳳也其鴿而嚙語
乎將誠六兄弟亦屢說耶汪丹水應徒包鳳應杖
贓契追給原主

一件斬亂事

審得原任漳州府通判張廷誥者鼠齒甫戢、蠱毒旋肆、其以白蓮教告已兩見矣、當憲臺發審時、伊僕張福卽氣喘膽喪不寒而慄曰、張通判教我問誰教張通判而授以姓名則張正也、今提正公庭與破呈諸人對質、皆氓之蚩蚩勤百畝於十指上者耳、廷誥虎而正、俵每導之、鬻割此輩而軟如羊者、偶不與食則遽思嚙人、噫家罄樗蒲者豈可獵人以自肥也、今問廷誥所云白蓮教果有據乎、則云得之耳聞、干証何人、事實安據、說鬼說夢口吐

蓮花者廷誥也。而反欲誣人以白蓮乎。張正張福應徒張廷誥應罰。今而後其不肩輿而杜門乎。一擲得盧是諸人安枕時也。若跌飛黑犢幸廷誥自償之。

一件憲典事

審得舒其琮舒其昌俱同族鴈行也。先因其琮于天啓年間納禮部儒士給劄給匾則等衣巾于軒冕之榮而施施從外來時驕其母妻者亦其琮情也。延至崇禎四年輪當里役適因其昌逋糧開名

呈催而同室戈矛從此胎矣時其昌心圖報復謬指匾額爲僞而首學首縣號巾毀匾夫巾匾雖存亦是加猴冠于羊質耳然并皮毛去之則怨深刻骨矣于是割田一畝爲其昌謝而其昌始付忘言然鄉黨譏之宗族嘲之母若妻又怨且尤之向之揚眉奮肘喜動顏色者祇爲剝面汗背具而削髮有如薙艸矣此伊母朱氏疊告不止而其昌登門之詈所自來也時其琮妻王氏以壻故自急之心昧嫂不通言之義于是挾其姑朱氏同爲雌音不

擇而以七月角口以十一月殞身天亡耳朱氏告其琮又告且以立死言何也亡妻之痛發于沙門恐又啓前番嘲笑其自撫頭顱追怨於嚙體之太毒者固難以是爲其昌解也其琮告情太過其昌欠糧非法勒田不義合杖

一件冤抄事

審得高萬六者餘姚縣州澤醫人也先因顧大表侄陳性壽偶患牙癰其與性壽至萬六家而求其針砭者大也夫病在骨髓雖司命無如之何性壽

之病猶在唇齒間耳。萬六技非扁鵲。安知性壽必無起色。而預爲望形之退走也。未幾性壽果殞。萬六之技其神矣乎。夫餘俗死外者。尸不返家。於是停尸死所。未免障目。且恐同道之下石者。詆爲庸醫之門。有誤殺也。門可設羅矣。時求遷不從。與顧大互詬。而此以齒命告。彼以男命告。然皆飾說也。夫越人非能生死人。有當生者。越人能使之生耳。况萬六之筭。原無長桑數卷。而遽以起死肉骨責其所必不能。是執性壽之不當生者。而亦欲使生。

也。合杖顧大以儆其妄。

一件冒濫事

審得生員忻時言者，乃發基於遼而附枝于鄆者也。夫青衿一途，蓋爲儲邊筭而藻江花者，作朱紫始基耳。自遼生之途一開，而青趺飛則青衿至時，言之以納銀爲遼生，則萬曆四十八年也；以考三等附鄆生，則天啓六年也。夫奴婢學夫人，初猶覺其羞澁，久而呼奴詈婢，卽眞者之舉趾漸高矣。今取忻士元所云濫冒優免者，行縣查覈，則謂

功令尚寬、故儒劄吏舍、俱蒙優免、然優免之例、原不
爲遼生設、時言或免于元附後可也、茲先期而免、
則取果不待其熟矣、本應量加罰治、但前者浮橋
之造、已罰六兩濟人于水、則以作泮水之先聲可
也。

件姦抄事

審得陳敬者、杜氏姑夫也、先因杜氏故夫存日、曾
將住房一所、賣與湯六亡父、今之托敬傳言、求我
房價貧耳、時六堅意不從而生員何元啓、則六寡

嫂之姨侄也。胡代人慷慨者，忽出五兩授果。陰行善者，與則亦付于楚弓之失耳。乃杜氏之求我無已。元啓之請償又至，則六苦矣。然六何舍其正題而謬以陳敬戀姦杜氏言噫。杜氏之年將嘆雞皮矣。不過恨陳敬傳言故爲嫁禍耳。夫房以萬曆年賣以崇禎年找杜氏之喃喃實曰無名。然熒熒老婦伶仃何資。令命湯六出銀四兩付之杜氏，非找價也。亦曰發語不根者，聊爲誣姦誣戀之謝過可乎。若元啓銀五兩，第云施舍可耳。夫拯雀援蛇俱

有玉環明珠之報元啓請安坐以待無曉曉索逋而反令解報之蛇雀或啣環珠而移于湯宅也。

件屑詐事

審得章陞者章春遠房族叔也先因春故父章元曾以平屋三間賣生員李藩維雀有巢維鳩居之元之賃住供租雖堂前燕子不知易主乎然亦郵亭一宿耳迨元物故後子春滯欠房租推屋歸藩離丘之狐潔身而去自以爲與人無爭矣彼陞屑詐一詞何以隔膚爲切體之搔也今問所營何業。

則賣卦耳。夫兩造俱陳勝負，莫必然。或有不以其理勝者，當爲下帷之一決。而陞所占之卦，吉乎凶乎？杖非蒲鞭已迫其體，此等凶象，何不見于神妙之著爻？而憤憤如陞，豈真欲不疑何事也？篋無青囊之數，卷而青趺已飛去矣。合杖治之，以爲代人操戈之戒。

一件叛屠事

審得董宦者，原起家貲郎，而董增則族叔。董福則蒼頭也。先因增與董宦同歸先塋，乃所存者剩酒。

殘羹也。獨恨當日微伺其旁者少。一齊人之乞餘耳。若果有之。則餉其糟而啜其醕。或不至啓釁于傾卮倒筵下耳。其如爾日之未遇何。于是叔侄祭掃之暇。相與酌餘瀝而飽遺甘。艸簾花眠。舉觴相勸。怡怡如也。迨酒後耳熱而灌。夫罵坐之態。增不覺駸駸露矣。彼董宦僕董福者。嘗從旁勸慰。伺間扶醉人去耳。何不勸而挑。此角口不已。又繼以揮拳。裹馬綳襪之雅度。掃地無餘矣。董宦之裂冠。非落帽誌韻。恐從旁觀闔者有沐猴而冠。

之。詰。耳。今。據。伊。族。口。供。則。謂。增。沉。湎。喧。呼。毆。擊。董。宦。者。是。實。但。兩。人。叔。侄。也。雖。曲。在。增。乎。然。醉。而。醒。而。悔。合。無。准。其。和。息。仍。杖。治。董。增。以。爲。荒。湛。畢。甕。之。戒。至。董。宦。僕。董。福。亦。有。罪。焉。夫。護。主。之。犬。但。識。我。家。郎。君。耳。然。噬。及。門。內。人。矣。姑。薄。罰。以。戒。佐。闔。如。兩。人。餘。怒。未。息。乎。則。胎。禍。有。原。請。得。起。長。堀。之。先。人。而。解。之。

一件枉詐事

審得張鳳王美泰、招磨衙役也、先因潘繼祖與王

繼武微有堆眦之隙、忽聞伊舅嚴繼芳被盜、因心
籌曰、是可嫁禍、于是具呈林昭磨、而鳳與美泰之
差拘所自來矣、繼武以六錢付、猶怏怏未厭、又益
以二鵞、夫籠鵞而歸、非可擬俗腸于高韻、而曰義
愛存焉、鵞鵞者已、命懸于厨矣、非特繼武之不幸、
實亦鵞之不幸、而與雞犬同其不寧也、念賍未滿、
貫合杖治革役、潘繼祖、炤提、

一件學政事

參看得已、故楊有聲、乃爲人已、如爲鬼而陰陰不

可測識者也。夫身不銓衡而爵人于朝，則曠古無此異事。乃有手不持文衡而秀民于野者，則自有聲始。蓋有聲既身爲假州判，而又欲盡人爲假秀才，心涎阿堵物，而竟以軀殉。可恨亦可嘆也。今據顏瑚、周等諸人口供，則所得各銀業已纍纍，而憲批一紙，其憑空墜掌者，匪從天降，實繇人造異哉。夫盜盒牀頭，猶乘其帳內之酣眠有聲，不知作何神通而盜印案頭，惜難起九原而詰之矣。且愚人不已，還以自愚，而并子楊良彥且儼然廁巾帶列。

夫身爲僞判子作僞庠朱乎藍乎交錯于家想傳家無他物止以贗鼎爲世授之器耳彼不見孫而衣鉢若瑚鼎等所爲何甘爲良彥牛後也楊有聲已伏天誅合免楊良彥腹枵而體華青其衿者有同惡焉合擬徒示懲至陳起盛之以庠假則伊父瑞所實教猱耳傳粉墨而登場者竟踵良彥故武翩彼飛鶚集于泮林是宮牆之兩怪鳥也陳瑞所姑免重科起盛合與良彥同罪若陸祖望其人則僞庠中之餓鷹而奇矯獨出者也其沐猴而冠魚

肉同宗者再矣。所當罪其尤甚。一體擬徒者耳。顏
瑚鼎等妍皮。既去癡骨。空存念係。稚愚應一并杖
懲。若棄其質鼎而鎔于大鑪。誰謂化鳩者。猶憎鷹
眼也。至明州諸僞庠。實煇有從。自瑤鼎計人。夕斗
漏網矣。合另冊呈覽。弗云一筆勾。則一家哭。但令
鳳鷄分羣。苗莠別種。則聯翩而遊泮宮者。相與訣
銅臭而咏芹香可也。

一件謀命事

審得奉化縣生員戴振麟。乃戴永登叔也。夫永登

幼失怙恃，則字孤豈異人任而何繞樹無棲，轉依
母舅生員竺應陽也。迨永登在場觀穫，見二牛相
觸，輒螳臂攔阻，其死也。緣觸傷耳，夫應陽愛甥之
情，無異愛子，故虔束不加。縱其稚戲，以罹此患也。
旁觀者方笑應陽爲老牛舐犢之愛，而肯致之死。
地反嫁禍無情之牛觸乎。生旣無關情之愛，死方
爲索命之人。振麟之牴觸應陽也，有類獸心之牛。
矣。其戴永登身屍，仍押令埋葬。

一件逼寡事

審得胡氏者陶四二遠房伯母也其人如虎其舌
若鵬此所以一逐于叔再逐于婿而今且悵悵無
依也於是孤飄無歸強欲求四二而子之而高翔
之鴻燕肯投鷹鷂懷抱乎至胡氏親女見存曾始
依終逐矣怪鳥所翔望者却步合命伊親叔陶文
清出穀五十觔以糊其口而轉依女家夫生非空
業實本梟母是女當亦恨投胎之悞耳然生養死
葬亦烏鳥至情所難置爲道堦之弗顧者也胡氏
不得咆哮公庭自取罪責

一件指官事

審得徐仁叔者岑江巡司之書手而董志曾則生員項鵬程則棍徒也先因志曾以翩翩雋才邀前府伯樂之顧夫風動帳開穉生可謂入幕之賓古來知己盡如此非獨志曾然也胡仁叔鵬程輒誣子衿爲嬖人而借名欺騙適候任巡簡徐廷臣方愀然興嘆于袍寒而定海關之驗稅志曾之求情其出于兩人口角者遂不禁熱涎汨汨廷臣十五金之付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適志曾以非公不

至者。偶執經問字于公庭。而仁叔等遂指之曰。王
驩朝暮見事。必濟矣。其實前府不知。志會亦不知。
而不意關稅一月之委。又適湊其巧。然于一季十
五兩之原約。何絕不相蒙乎。宜廷臣以指官控也。
今召志會面詰。則假館閉戶。宛如處子守身。而竊
效董園之不窺者耳。神通自是兩猾虜。于怯怯之
書生無與也。徐仁叔作俑于前。項鵬程合闔于後。
各分別罰懲。雖然。志會年清秀士耳。請以映月囊
螢者。洗仁叔等一篋之謗書可也。

一件讐抄事

審得余明余龍從兄弟也。先因兩人以手足之戚。沽酒爲歡。迨我暇矣。飲此醕矣。一堂內。詎不笑語。嬉嬉。迨劇飲不已。因而猜拳。其勝乎。固億則屢中。其負乎。亦駟不及舌。雖曰南風不競。未可遽逞北方之強也。何角口不已。遂交手乎。果猶取小拳。何爭勝讓道衰矣。于是龍控衙官。明又控本府。皆胎禍一觴而起。幾十指也。今庭質之際。復顧和息。豈一拳之勝負難猜。一紙之勝負尤難猜。兩人或悔。

且懼焉。而以不戰息乎。合允其所請。仍將首戈之
余龍。應兵之余明。分別罰懲。罰首戈者以三石。而
罰應兵者以二石也。夫如是乎矣。若兩人者。或心
鑒前車。而謂兄弟之好。後當永敦乎。則他日然矣。
舉觴而不盡者。納手而如寒。吾直以爲酒箴。

一件姦殺事

審得慈溪縣人陸魁。乃嗜羶而嗜橫者也。今據魁
口供。則以伊叔陸二之殺。爲伊嬸屠氏罪。而謂輪
姦者徐馬徐三十徐良九。窩姦者徐大義。蓋慘激。

乎其言之也。今問二何以死。則屍拋河底。縣簡有傷。購問莫知誰子。哀哉二也。若死者有知。當作豕立。狗彘之形。而尋冤人間。雪忿地下耳。何忽嫁禍屠氏。而云與馬等有姦。夫使氏之姦。果如魁言。則當陸二生存時。卧闔之側。已有多人。寢睡矣。豈屠氏。蝶亂蜂芒之際。正魁鷹瞵。梟視之時。而當日何寂。無一言。迨二已被殺。而云某人輪姦。某日捉姦。晚矣。若果因姦致殺。便當碎屠氏。戮徐馬等。而將問之。枕畔乎。抑問之水濱乎。今闕魁訴詞。猶謂馬

等輪姦至今未已。非曰藏深複壁。亦非曰亡借臨
叩。何不踪跡其後。而俾姪媾東牆者。俱俛首雙縛
也。姦真則殺亦真。顧欲以莫須有坐。誕哉。蓋緣馬
等數家。頗饒于資。魁心涎焉。故以姦殺行其恐嚇。
而所求不飽。則巫山一夢。忽構於筆舌之雲雨。噫。
若魁所言真。夢中囈語也。且種種誣告。更不止此。
一會匿控多人。假名呈縣。而爲徐大義等覺發。搜
出狀稿矣。豈大義等又屠氏私夫也。一會借題勒
索。而于徐七六得五兩。于張捨得十兩。今現控海。

憲矣。豈七六等又屠氏私夫也。猶子之心。日集銅
臭。而阿嬌之軀。何日冰清。若瓜蔓不已。勢不舉。慈
水之衣。鮮食腴。可希一嚮于強割者。而盡化爲屠
氏之私。夫不已也。非曰舉國若狂。半作眇媚之錯
愛。正恐一人有欲。謬駕徐娘之多情耳。陸魁合從
重擬徒。以正厥辜。若生員陸師贊。則係魁親弟。而
以羊質虎皮之濫竽。爲龜鳴鱉應之同惡者也。合
杖以儆。

一件強擄事

審得李謨、李同，定海縣生員也。先因松江人趙敬曾賣炭于去任黃坐營，得五十四簍，貯指揮李廷璿宅，適敬以他事赴郡，于是兩生兄弟已攫炭如攘金而纍纍三十簍半席捲去矣。問其故，則云伊侄李世昌曾衽坐營名下醫生獻銀八兩，此八兩者歸坐營乎？抑歸坐營門子繆應祥乎？無論事屬子虛而坐營去矣，乃移的門子銀去矣，乃移涎于炭，恐無是此酬彼酢法也。今詢之應祥，則八兩之說原屬藝語，止因坐營行後遂欺門子爲失水之

魚而割希一鱗然實同穿衣郎之寄食時而囊無一錢耳于是索銀不得求償于炭謂此坐營畱贈繆門子而可取以抵銀者也未聞嬖同傳粉詎曰愛猶遺炭且貯廷璿家非貯門子家竊取可乎夫炭入手則墨令兩生引鏡自照恐青其衿而墨其面者有如此炭矣彼敬固非吞炭爲啞者而能付吞聲耶本宜坐以誣搶姑從輕擬杖想兩生掩面知汚者當以水洗墨矣李廷璿以寄炭之寓爲竊炭之藪則認兩生爲同宗而所云廿四簍之分受

恐非誣也。引襟一拭。將無兩生深墨其面者。渠亦薄傳乎。合并罰示懲。

一件凌辱事

審得王槐者。乃寧波衛百戶之識字。而生員王人杰。則槐弟也。董德王安。則指揮軍牢也。先因本衛以霜降迎旗。而衛無馬戶。則分命各百戶識字。貼馬五匹。例也。但迎旗以九月。點馬何以八月。李指揮豈有見於迨天之未陰雨。而用咏鳥之智。以點馬乎。愧遷延不出。果恃伊弟之身。列青衿而墻壁。

自負與近於抗矣。李指揮之杖責，未爲過也。人杰
入衛而噪，固曰手足情深乎，而以識字抗揮使，則
手足倒懸矣。獨是爲軍牢者，宜以好言勸止，而毆
及人杰者，何夫秀士雞肋耳，豈足安健兒之尊奉。
此謂直難偏屬而曲可兩準者也。王人杰愛兄有
心，或殄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豈亦人杰
所讀而非之者耶。何不曰以大義諫兄也。且旣係
本衛起送，則忘源背本，惡得無罰。合薄罪示懲，其
抗不出馬之王槐，與肆毆無忌之董德王安，合各

杖懲傷人乎。不問馬。李指揮亦宜三復斯言矣。
一件拏究事

審得沈其祿沈小舟俱餘姚縣民也。夫水行必有
壩。然皆牽纜平渡耳。獨上中下三壩則或高作登山
狀。或卑作墜淵形。目眩耳轟。身心俱蕩。于是其
祿等四人遂假下壩爲奇貨。而肆行橫索。大舟或
以一二錢計。小舟或以二三分計。稍不遂意。輒一
麾去。徘徊河干者幾有無人舟自橫之嘆焉。迨需
索既厭。然後掖舟而上。蓋以懸崖絕壁之觀作迴。

山倒海之聲登筏者方體搖意悸而此輩揚眉鼓掌猶取盈中流其播害不獨二人而二人亦乘舟者一頭蟲也令輩去身後以儆其後至所得各贓則錙銖取之已泥沙費之皆大白呼盧爲之祟也姑免追

伴疊燒事

審得張芳高榮慈谿縣人也先因高青富兄高美曾借應生銀三兩真與贗與原不能起美于九原而問之也美故而責其父高玉認償玉未償而又

責其次子高青富代還父父子兄弟株連無已噫此三兩幾何哉且有高榮張芳等皆應生狐羣也今翼詐不遂又唆榮鼠匿而誘其婦徐氏以人命告夫榮上不至天下不入地原在人間耳茲讀定海縣審單有榮假投慈邑借以行詐之語今榮果何歸乎良人去今天之涯恐今原不在天涯也徐氏知芳亦知耳尤可異者審甫二日而芳忽翻新題指青富子証張龍爲賊呈之捕衙噫何龍之善變也今召龍再質則禿髮跛足心不變而

貌已變矣。合杖張芳以懲其橫。若高榮鬼賊耳。急之則愈匿。緩之則自出。使果身命無歸。如徐氏所言。則思之宜見之矣。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其然豈其然乎。姑以巾幘杖贖。

一件勅併事

審得鄞縣監生水榮袞。係水宦子。而何士鉉損友。水福倦奴也。先因榮袞覽勝象邑。遇雨中途。於是亟憩大雷寺。時寺僧桂軒。與其徒頭陀明宇。閉門以拒。是誠何心哉。夫以妙齡登第之才人。而忽遇

不識姓名之禪師。猶云空門寂寂。物色無緣耳。今之翩翩至止者。水公子也。豈從塵埃中物色而桂軒等可漫云未識乎。有榻不設。此大不近人情。斗酒盤蔬。寺中未爲乏也。彼士鉉與福等。其介介禮節之太簡。而口出怨言者。有之。及黎明脂車。則衣帳二件。已有物攝之去矣。夫梁上君子。伏于玄門。彼護法之伽藍。安在。獨爲水福者。何鼠竊已及。猶蝶夢未醒也。至簡物不得。尤及寺僧。亦嘗情固然。胡桂軒未爲菩薩之低眉。明宇忽爲金剛之努目。

水生機劫一詞、非責其償、蓋惡此豎無禮一至是耳、陳明宇不僧不俗、有同怪鳥、應杖治之、以爲好剛使氣之戒、水福夢多醒、少偷兒乘之、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歟、姑免。

一件訪拿事

審得丁泰新沈彥岐余世魁皆庠中子虛也。夫苗莠共植。鵠鳳同棲。則有非我族類之耻。茲前道所批衣巾諸生。或贅禮。或守祠。沐猴而冠者。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可也。乃裁其中而博其帶。高其視。

而闢其步。蓋幾欲與凌霄諸生爲雞之連鴈之行。而竟忘其爲燕石之厲質也。合將見事生風。証案有據之丁泰新沈彥岐余世魁分別杖懲。餘免究。今而後惟祈嚴爲申飭。俾杜門自守。而無與青青子衿。將摩勁翮而直上者。謬爲同道之遊可也。

一件亂離事

審得方俊者。鹽中蠡螯也。當季額互爭時。俊獨挺身具疏。奉有俞旨。于季商則功狗也。是其簇簇而擁之登壇者也。于額商則敵國也。是其兢兢而

群欲下石者也。彼爲俊者，獨不宜一洗穢腸而俾諸人塞口無名乎？何爲綱紀後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且于鹽之中有私壟斷焉。今取臚列各款，逐一研覈，或藏頭以行，或潛之奸，或借題以遂，狠吞之計，其所騙二百廿兩，亦旣彰明矣。以掀髯濶步之橫行磨牙，勵爪之貪若俊者，真所謂膽大千斗也。夫人行事無爲愛我者所頓足而仇我者所鼓掌。今俊之所爲，真季商頓足浩嘆之時，額商鼓掌羣起之會也。合輩其綱紀，仍追賍擬徒，至季額互爭。

一事案已如山陸萬鍾似宜相忘無言

一件人命事

審得張大德者張大科弟也夫大德中州一行乃
奸棍陳文携之往耳及返棹後則賣于趙王府者
已同出不同歸矣夫以華門蓬竇之黃口入于王
府想襄王玳瑁筵大德亦廁其一足耳歌舞觴中
過一生爲王弄兒何樂如之而獨不曰苦莫苦于
生別離乎去兒無歸期去兒幾何老親孑兄何
以爲情大德寧不嗚嗚作浙音耶至毛裏手足俱

成永訣而一去之。不返。竟不及爲欲別之頻啼興
言及此。文亦腸斷矣。夫文携之往。當携之歸。卽同
行。余冬已反面欲唾。而文何說之辭。嗟乎。王門一
入。深如海。瓶墜。箏斷。安有歸時。大科哀哀求返。是
亦逐月覓兔之說耳。令杖治陳文。以爲獨人之親
孤人之兒者。戒。

一件強劫事

審得王八者。蔡九五妻舅。而朱天植則九五比隣
也。先因天植以公務他出。而躑躅彼岸者。難作寨。

裳之濟。適見隔岸有舟。則無人自橫于野渡者也。
時八以黃口之雛。方蕩舟爲戲。而天植頻呼不應。
非曰公無渡河。蓋亦垂涎阿堵物耳。何天植以長
欺幼。詈毆及之也。時八哭訴九五。而九五想必奉
細君如嚴君者。其因妻護妻舅情耳。然胡別出新
題。以盜爭誣。今問于証諸人。則云天植之盜未見。
乃九五持示耳。噫。此持筭人卽拔筭人也。夫方長
不折若草木。有知筭當不怨天植。而怨九五矣。本
當薄罰。姑以瑣事免究。

一件漏斬事

審得錢塘縣民柴元走報人也。先因定海儒童華嵩幸列名泮宮。元等之往報索謝例也。何嵩父華明者鄙類鑽核。各同刑印。於是標元等出諸大門之外。曰嵩非吾子也。購囑于家兄之割而閃匿于伊子之推。若此舉動堪撫掌矣。胡元懷忿興戈。而以華嵩冒名爲題。控道批廳也。時廳役沈懷偕元往拘。于是縲縶嵩父。幾成鄒魯之閔。而明之性耽錢癖者。始固曰嵩非吾子。乃嵩之情深。膚痛者。今

固不得曰明非吾父適有鬼蜮陳瑞復弄簧其間此十兩纍纍所以盡入元掌也夫使嵩與明果係陌路何以割纍作纓冠救若問汝兒不必曰吾子也前言戲之耳柴元首禍心險詐財情真擬徒方當辜陳瑞并杖然則爲華嵩者若何旣子子亦父父矣無曰吾翁卽而翁

一件衛蠹事

審得應襲曹定國之多言招尤也不冠裳而襟裾豈曰青衿勝于朱衣無非假此爲招搖地耳夫昔

固有來楊州作貴人而謂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之邑邑者定國不爲弁而爲士想亦避此新婦之邑邑耳所當炤兩學公議俾其釋士而歸弁者也曳裾之狂士忽變爲束帶之新婦正衣冠而整瞻視定國想不作無賴子行徑矣諸欸姑免深求合杖以懲

件簡典事

審得奉化縣民董本湍董岱臣等皆同宗也先因舊臣兄岳臣爲同宗延科所毆足折身斃夫殺人

者死、延科之鼠竄勢也。此何煩本湍唆逃而岱臣一紙之牽遂成兩家不解之仇矣。今延科等未獲所累者、獨本湍兄弟及其父兄臣耳。蓋自天啓五年以至崇禎三年、延蔓猶無已時。而怨怨相尋、又有禍穀互爭之事。出夫董族鄉賢武功祠、其遠祖也。適族人董其綱入泮、於是凡臣倡義、以祠穀甘石助、而族人乘機、亦各挾數石歸。此不止岱臣一人而追思舊怨、忽構新題。則凡臣移的之射有自來矣。于時戈矛構而瓶壘聲、曾貸多金於府役伺

四暫濟燃眉者有之。未幾以和息歸家。夫凡臣素
戀戀阿堵物。而非有揮金如土之俠氣者。富翁忽
作貧子。追思前事。方彈指嘆憤。乃餐未及下咽。酒
未及濡唇。而忽有前登輿後策駿。惟聞索連聲。急
者則四等攘攘至矣。此凡臣所以赤手空嗟仰天
長恨。而中夜自縊也。今伊族董復皤然一老翁耳。
抵掌而數。猶如列眉。且云凡臣之死。貧臣實不相
及。則本湍誣矣。然啓蒙有原。索債有人。則念彼泉
下亡親。而喟然傷心者。亦情也。合與牽連首禍之

董岱臣俱杖示懲

一件攢吞事

審得景士傑者魏雲婚也。今取士傑橫吞一詞。與雲斬寇一詞細質。則所爭者馬價耳。既無致駿千里之心。則其持馬而售也。尚不得齊價死馬之骨。而何爭蠅頭忘瓜葛乎。况馬既係雲有。則士傑之從中低昂。而謬希分甘。有類爭芻嚙馬矣。雖兩詞之誣。適足相當。而東坦無禮。一至於此。不幾欲折倒丈人峰乎。若以雲與士傑同擬。何以戒首事而

懲不遜也。魏雲應薄杖，景士傑合重罰。

一件殺捕事

審得已故朱大四之姪入丁崗兩宦，而恣行魚肉也。若罪當死，願何浸淫不已，漸及同宗，而并族人朱秀一亦登門嚇詐也。咆哮一發，怒目如虓虎，欲啖人矣。時秀一忿甚，且有奉賊。二朱啓一以同宗羽翼，其間吾未知大四兩手被縛時，猶目光如炬，與秀一等相視，而忽焉擦以石灰矣。則兩目睹矣。方鳩之化鳩，猶憎其目以大四之化鳩，無

期○日○肆○蚤○漁○則○不○如○瞎○焉○爲○得○也○石○灰○一○擦○有○宵○
靡○且○無○愛○重○瞳○轉○羨○一○目○大○四○固○惡○矣○諸○人○無○乃○
太○毒○乎○秀○一○徒○勝○二○啓○一○杖○俱○經○李○知○縣○問○明○矣○
况○秀○一○旣○死○未○必○不○以○瞑○目○當○瞎○目○之○報○今○伊○妻○
嗷○嗷○果○何○爲○也○豈○視○思○明○故○忿○思○難○乎○獨○不○曰○視○
於○無○形○也○况○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大○四○固○不○擦○
而○先○瞎○者○今○被○擦○後○猶○自○恃○廢○人○唆○妻○屢○告○噫○夫○
已○爲○瞽○目○人○妻○猶○爲○長○舌○婦○乎○則○又○當○易○擦○灰○爲○
吞○炭○而○無○作○雌○鳴○之○不○祥○者○也○朱○勝○二○朱○啓○一○已○

經前擬合將借題生風之董氏贖杖以儆

一件叛詐事

審得汪生員者、乃謔途人作家奴而思、既一醫者、也、今據本生口供、則謂郁文錫父郁秀、曾奴于其家、以五十兩借耳、夫明州所謂家奴、非有世臣之謂也、惟去來一任自便、而可名鴈臣耳、來則君之視臣如犬馬、去則臣之視君如國人、揮手辭主、不稱外臣、想主僕而定君臣之分者、未可遽律此地之蒼頭、何汪生奴其父、并奴其子也、且不奴其父、

忽奴其子也。嗟乎。彼銀以五十兩。時過二十年者。果誰授誰証。乃忽指野鳬爲堂燕何也。家兄非汝。故物家奴。是伊新題。汪生之執路人求貨。有奴心矣。昔有營什一之方。而一鬼在傍。撫掌大笑。若地下之郁秀。有知其聞五十兩之說。而撫掌案側者。正恐不奴而奴。非主而主。汪生不禁汗顏也。合杖治之。以爲借題禦人之戒。

一件販詐事

審得沈大鳳之屬。以人命告也。其命題甚正。其措

詞甚哀曰。吾將迎父喪。問何以迎父喪。則因伊父
觀光曾館于保安吏目鍾美才衙。而未幾又辭館
還京。竟卒客舍故也。噫。情莫慘于客死。痛莫深于
旅魂。彼爲觀光者。豈無依風首丘之思。而忍作異
域鬼。則大鳳于此亦難爲情矣。裹糧徒步。間闕千
里。其往得父柩乎。不幸中之幸也。否則盡吾心焉
而已。顧身未出家門一步。而日向美才家哭。詈。何
爲者。則試問伊父觀光之死。死于保安公署乎。抑
死于長安客邸乎。死于公署而不載之歸。美才過。

死于客邸而不迎之歸。大鳳過。今乃文其辭而多其辨。曰我欲往無資也。然查美才歷案。曾以廿四兩給。不迎柩而肥家可乎。若謂館父者美才。應與迎喪者美才。則屈指計之。爲年已十七矣。大鳳身非孝子。原未必有泣血三年之感。而况時移事換。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孤魂旅櫬。已成飄梗。斷烟之不可復覓。而亡父之痛漸冷。家兄之涎愈熱。將無從前歷控。俱從此物起見。而薄父重財者。不難捐墨子之桐棺。以易郭家之金穴乎。合杖治之。以爲

借題攫利之戒

一件人命事

審得葉隆葉淵之與楊惟義角口也。蓋因去年內會失鴨二隻耳。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則鴨不能想鼠竊狗偷自有其人。第不識壁隣。龜世懷曷故指惟義爲賊也。且指爲賊而又於今年之七月也。今有人日攘其隣之雞者。作之不已。久當自發。若隆等二鴨之失已踰載餘。以待來年然後已。卽攘雞者不宜苛于易轍後。而以坐攘鴨無據之惟義不

亦過乎。夫鴨亦鷺類也。鵠鵠之聲不聞于耳。鵠鵠之肉未陳于几。則無端而指惟義爲賊。無端而于一年後方指惟義爲賊。亦莫須有耳。世懷之輕告隆等之輕信。皆過也。若惟義之死。自是天亡耳。何王氏以人命告。將無此鴨一盜。不免命懸于厨。而或有割肉以遺細君者。則當邀惟義之細君以訟之乎。顧不訟鴨命而訟人命。何也。念係巾幗。姑免深求。合將鮑世懷杖傲。

一件妖術事

審得王胤祥者、乃王貞軾兄、而張氏則胤祥婦、貞軾嫂也、先因貞軾以童生赴府、屢考不錄、此運之蹇也、有叔如此、不如無有、想未免以嫂不爲炊者、與蘇季餒腹之感、此所以憤懣成疾、痴癲時發也、今具呈控縣、豈曰無因而何曰之死而生、業非一次斯疾也、將無懸梁損髮、刺股傷肌、以有此痛楚、與若果係真疾、則亦禱爾于上下神祇而已、胡以怒張氏者、并移怒胤祥、而忽云仗術殘命、未知伎倆何據、又忽云情真事確、何一昏之偏其反而也、

且行文已畢。又附一結。而以所求觀音籤爲証。謂一片靈臺。明似鏡。恰如皎月。正當中。蓋指菱花中。有故事。狀難名言。而又指已之卹冤者。鏡中人也。何必讀籤。然後爲學。顧娓娓強解者。半恢諧。半軋苗。乃爾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貞軾之解籤。而鑿智與愚。與若以解籤之法。移而解文。無怪此子。握管揮毫。不似正始之音。而屢遭黃堂之按劍也。然則貞軾有疾。何以療之。曰。請先療其文。夫療文。無他法。惟療以正正堂堂之劑。而無若今者之具呈。

多軋苗鮮籤似恢諧而已。果如是則府必錄道必收。雖朱紫尚未映體而衣青言旋施施從外來想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者必張氏嫂也。今而後疾愈矣。

一件亟剪事

審得戎獻捷者乃被黜青衿而我冬則獻捷族侄也。先因冬以猶子之親曾執經問字于獻捷有酒食先生饌足矣。何弟子而謬希家兄之割也。于是縣錄童獻捷騙銀謂此五兩者將爲冬求情地耳。

其取乎則卷而懷之其不取乎則出而哇之名遺
而銀不還此弟子所以耻受命于先師也噫獻捷
尤耻矣則又忽發一想曰將無冬之索銀叠至而
先發者制人乎于是以老妻誣幼侄强姦而控之
公庭夫所謂强姦者豈謂知好色則慕少艾人情
乎今據獻捷口供其妻已五十餘歲矣若云强姦
是實須鷄皮之返少有日耳

何愛

老也將無獻捷之進冬而說詩者曾云君子偕老

而○遂○啓○少○年○之○錯○奔○與○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生○
何○爲○出○此○言○也○戎○獻○捷○合○杖○治○之○以○爲○不○叔○不○師○
並○不○夫○者○之○戒○其○原○銀○五○兩○應○追○給○戎○冬○謂○見○利○
忘○義○不○可○爲○訓○耳○今○而○後○請○存○叔○侄○之○分○而○削○師○
弟○之○號○

一件姦殺事

審得陳繼聖陳萬里者皆彈唱優人而萬里妻雲
卿繼聖妻雲英則張朝陽二女也先因朝陽家徒
四壁其所藉以自給者惟二女弄簪之鶯舌耳意

所謂雲卿雲英倘亦取歌過行雲之義乎于是以
二女配二婿而飄揚雲水者同寓四明彈唱焉未
幾朝陽病故矣想挽歌可唱不籍兒童自有二雌
新聲在然非宛轉一歌可置父骸于道殮之弗顧
而飄然歌驪也時萬里病卧穿山故雲卿携銀二
兩至而雲英猶赤手耳人言愁我始欲愁不得時
彈無愁之曲矣于是貸三兩于他家付繼聖手而
豈知一夜呼盧者已蕩于此局全輸乎室人交徧
謫我自取之耳怒而奔何爲時萬里携妻雲卿往

蘇杭彈唱而雲英亦隨姑李氏彈唱諸暨地方。噫。人之無良。其以爲夫。想妾薄命一歌。不知如何。悽。愴。于。行。道。胡。爲。繼。聖。者。旣。恨。萬。里。出。銀。有。以。顯。其。短。復。恨。雲。卿。正。言。有。以。揚。其。惡。而。謬。以。姦。拐。控。也。今。雲。英。與。李。氏。姑。媳。相。依。雲。卿。拐。乎。萬。里。姦。乎。雙。鸞。並。舞。獨。燕。自。飛。無。挑。琴。而。製。惱。曲。則。聲。實。不。協。甚。矣。繼。聖。之。語。不。擇。音。也。姑。從。輕。擬。杖。以。昭。憲。恩。今。而。後。想。當。退。而。作。交。頸。歌。矣。

一件憲斬事

審得虞捨三者、鄞縣赤棍也。先因捨三樗蒲、與濃
曾經本府枷責、不意捨三反戈以攻者。反借樗蒲
爲名、巧行勒索也。惡傷其類、禽獸猶然、捨三豈禽
獸不若、則呶呶而鳴鼓、本府者非其類、乃其仇也。
今據米行肉行、以及柴炭諸行口供、則每見捨三
一到、便如虎之畏毛、聞重象之怯鑽、鼻鼠而貢獻。
恐後若稍一遲疑、便以賭首不數日而鞫牌至矣。
始而客果繼而亡樹、未嘗不追悔前事之非。故此
後有見捨三者而人人喜捨、且人人不敢不捨矣。

若而人者。軟求不屈。乞兒之膝。霸取不持。暴客之
戈。故與則爲搖尾之小喜。而靳則爲伏爪之暗擊。
非能橫行里邑。廣獲金錢以潤屋也。必饜酒肉而
後反。纖纖小計。求不負此腹而已。以爲一方之虎。
狠則太過。以爲一方之鷹。鵬則不誣也。按律擬徒。
方正厥辜。想捨三之捨。明州去也。此後又人人不
捨矣。雖然。配所何辜。乃堪白奪。過而不改。是爲過
矣。願捨三捨之。

一件人命事

審得已故吳氏乃俞大中妻而吳文則吳氏弟也。先因吳氏于去年七月懷孕分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其不能自養而需穩婆以養則徐氏是。迨吳氏以八月亡大中以九月告且指徐氏扯斷胞帶何也。夫胞衣紫色者應得鳴鼓角果係貴兒。豈穩婆能害想此胞定非紫色耳。弟子亡而母亦亡。將徐氏誤乎抑徐氏故乎。若誤也則芫花下而子母斃者當受紅線前生之陰報若云故也則齋附子以合大丸者徐氏原無淳于婦之陰謀而我。

頭岑岑亦聞吳氏先作楚語否恐所云胞帶之斷
莫須有耳嗟乎痛故荆而傷亡姊兩人自應作斷
腸聲顧以斷胞帶爲言無乃情而不情乎徐大中
本應重懲姑念子殤妻夭合與此唱彼和之吳文
分別杖罰

件抄產事

審得周酉者周氏侄也先因周氏夫亡焚焚無嗣
其撫義女葉招姐爲女立族侄葉振聰爲子也情
也子孝母娘憐女想伶仃自傷者猶藉此膝前喧

聞以解幕景獨影之淒涼耳。未聞酉之以侄孝姑也。而胡抄產一控。忽指周氏爲毒啞也。夫不聾者不爲家翁。亦不啞者不爲家姑乎。則諺語未之前聞。且與招姐奚仇。而誣養女爲婢。非如阮氏子盜其姑婢而欲與招姐連騎返也。蓋垂涎于亡姑之孔方兄耳。彼酉父周嗣治。何又阿兒同聲也。夫姊生而子之。姊死而賊之。賊侄葉振聰一詈。何太無渭陽情。將有甥而無甥者。亦有子而無子矣。今讀祭姊一文。其吊獨傷哭者。非不淒然增雁行之重。

然○有○一○子○焉○。洒○以○一○盂○飯○。覆○以○一○杯○土○。則○周○氏○不○
歌○。薄○命○于○泉○下○矣○。紙○上○之○縷○縷○。恐○是○無○情○之○涕○。而○
未○可○以○心○涎○姊○有○者○。并○斷○其○生○養○死○葬○之○母○子○也○。
若○周○氏○所○遺○產○物○。自○是○振○聰○有○耳○。不○則○招○姐○之○依○
依○。或○可○分○甘○耳○。嗣○治○外○人○。不○得○干○預○。若○云○賊○侄○乎○。
此○言○毒○矣○。恐○他○日○當○得○啞○報○。

一件救行事

審得肉行人李大勲之告。蓋因本縣祭丁。例送猪
胙。而誣敎官公子以重秤揉勒者也。夫以該學之

寒。鹽。自。冷。想。爲。教。官。者。惟。有。咬。菜。根。以。卒。歲。耳。則。教。官。公。子。又。非。止。三。月。不。知。肉。味。矣。忽。聞。今。者。送。肝。而。熱。涎。汨。汨。者。安。肯。辭。多。受。少。然。未。割。肉。以。遺。細。君。而。先。吐。肉。以。飼。公。子。恐。教。官。無。此。家。教。也。彼。爲。大。勲。者。自。惜。肉。屑。如。金。屑。而。有。以。召。公。子。之。呶。呶。耳。且。佻。佻。公。子。未。必。志。宰。天。下。安。能。遽。如。陳。孺。子。分。肉。之。均。或。垂。涎。禁。嚙。之。甘。而。思。割。其。項。上。數。片。者。有。之。乃。舉。猪。肝。三。百。七。十。八。斤。而。盡。以。重。秤。揉。勒。言。何。也。將。爲。屠。戶。者。竟。比。公。子。于。盜。肉。之。鼠。

而欲署篆之李官。不難劾訊以傳爰書乎。真堪捧腹矣。本宜以誣究擬。姑重責以儆其後。雖然祭于公。不宿肉。願教官自勗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願教官之并勗其公子也。

一件扛抄事

審得馮乾元之告。蓋因伊甥鄭運鴻賣鹽于灶戶。唐興仁而久假不歸故也。夫計其蠅頭僅三兩耳。胡不私處而控衙。且有衙差房成楊敬相與爲索食之虎。而非肉不飽。夫差焰逼人炙手可熱。其猶

火乎與仁避火而投水非得已也時與仁父良寶以痛子者恨差而并恨及首禍之運鴻者是實然胡率與仁妻又胡率與仁妹并與仁叔母以往而叫噪其家夫此三婦者非如繡旗女將盡可持鎗突闢而破扉毀器者何偏多奉勇雖女兵乎此亦勁敵何謂弱也運鴻心懷不平亦情耳然曷不自控而借舅乾元之名以控噫彼營巾幗之陣此乞渭陽之戈然師直爲壯恐良寶之娘子軍未可恃強以破也且初質時乾元猶挺身訴而再審且藏

頭○避○豈○非○理○直○者○之○雌○兵○亦○銳○而○詞○曲○者○之○雄○師○
亦○餒○也○彼○運○鴻○狀○內○所○云○搶○刼○三○百○兩○者○無○乃○蛇○
足○乎○况○老○憊○良○寶○又○因○匍○匐○兩○地○溘○先○朝○露○以○一○
詞○構○二○穴○運○鴻○實○葬○其○父○子○矣○合○與○房○成○楊○敬○一○
并○杖○懲○仍○各○追○銀○一○兩○給○與○仁○家○以○供○殯○埋○旣○歸○
三○尺○土○不○結○百○年○恨○今○而○後○其○弗○向○三○人○而○豕○啼○
乎○雖○然○鄭○運○鴻○慎○之○哉○謹○緘○爾○戶○無○啓○女○戎○

一件虎噬事

審得陳廷岳者乃任萱壻而任酉則萱子也先因

萱糗漿不給。久稽宦逋。于是鳴之該縣。荷枷通衢。中道而立。如有所立。卓爾泰山。其頽乎廷岳之情。闕半子。而目擊此狀。能無惻然于丈人峰之折倒。其賣已田以代償也。殆緣東床而捐南畝者乎。乃或者又曰。萱固有子在。子不償而壻代償。此非人情。無乃廷岳妻任氏所爲。而細君行令。夫壻奉意乎。然仗義若斯。則亦無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益之嘆矣。萱之借此償逋。而釋枷歸也。如不勝者拱而立。詎曰扶非壻力。乃越數日後。忽有周春元僕。

借壹子周酉突入廷岳家勒銀十兩問其故則因
壹欠息無償而取償于壻者噫向者賣田一舉實
開之端矣纓冠而力全翁壻之好者胡又續貂而
代償子母之利持此致累將何勸善然胡不以周
僕十兩之攫告而以酉六兩之詐告也合杖治廷
岳以爲爲善不終之戒雖然始償婦翁繼誣妻弟
得無室人交徧謫我而有怵然于拄杖之落手者
乎恐公庭一杖未爲苛求也今而後廷岳知過矣
一件扮詐事

審得奉化縣民求三，乃陳十壻也。當十嫁女後，三曾嫌其鄙陋，而以反目爲反唇者有之。若果有是乎，當付于不癡不聾，不爲家翁之說耳。獨三妻以正月死，而延至四月，猶匿不告十，何爲乎？夫昔有泣夢隔花而解者，以爲顏隨風謝；又有笑夢窺井而解者，以爲泉壤相見，則皆妻亡先兆耳。然夢之未卽爲真也，或惡其不祥而諱言可矣。今亡已四月，夢耶真耶？十心訝其諱，而以殺妻控疑耳。旣告而後語，未可曰君子以爲猶告也。胡三又心忿其

事而反以扮詐告夫使亡妻之痛果切于衷想三
之觀物思人猶當愴然于斷粉零膏而感咽移時
況屬毛離裏之婦翁乎卽此昧心舉動固知伉儷
情薄而杯弓蛇影之疑伊實召之已宴爾新婚如
兄如弟知他日必非續新絃而睽故簪者也合杖
治之以懲其薄

一件校橫事

審得周瑞者黃裙廟會首也先因瑞沿俗例曾與
羣輩演戲娛神夫鄉人儺則朝服而立于阼階今

鄉人戲獨不宜儒服而避之芹宮乎。彼費一鑿之
以青衿過黃裙而停視不去。何爲者。且其門徒裘
之紳裘之縉。已先在焉。吾何以觀之哉。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然尤不能不爲先生訝。夫
當此人衆猥襍。原非坐高堂以設絳帳之所。豈一
鑿之列樂授徒。果于此地乎。有愧董帷並慙馬帳
矣。而奈何奉裘相公命。又欲改演西廂也。夫觀舞
劍而得畫意。觀縱矢而解筆法。豈是曲之措詞。艷
而運筆放者。亦曲通于文。而欲以案頭之書。爲場

上之調乎。然未可以鄭聲亂雅樂也。况娛神與想
前言戲之耳。胡以桓牾起鬪毆而并一鑿與之縛
輩皆飽毒手也。衣冠碎裂不觀戲而觀鬪矣。尤可
異者。一鑿輩既咆哮不已。毀其器物而瑞等亦束
縛迫脅。立命之紳認銀三兩。是何西廂之曲未演
而惠明登場飛虎鬧座也。莽生員有類莽和尚而
暴會首頗似暴賊子。想善演西廂者無過此日情
景而瑞等猶以爲不奉勅命何也。合將首事之周
瑞與生風之裴之繕裴之紳各分別杖罰。夫演戲

者戲也。欲改西廂者戲也。其堅不願改而兩相角口者戲也。甚至裂衣巾毀器物而場上喧譁階頭簇擁者亦戲也。若諸人皆戲視之乎。將子無怒謂舊譜翻而新劇出可。

一件通姦事

審得了圓乃僧而悟真乃尼也。先因了圓之寺與悟真之寺爲接武居。適因盆蓮盛開。于是了圓手折一枝轉授悟真。曰作清淨供。夫一入空門則何彼穠矣。華如桃李。我思不存焉。然于蓮之芬質而

素心者固無嫌也。獨以僧贈尼何爲。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僧尼授受反親禮與無乃伊其相謹者有同贈之以芍藥乎。此隣媼高氏從旁私憫以通姦控也。嗟乎。豈同具圓頂相。便應結齊眉緣。及召諸尼僧合質。則是兩人者。本中表雁行。故時一接語耳。然接語者復接手矣。若浸淫不止。是亦他日目挑心招之漸也。清淨一席地。安可開端。而若夫高氏之控。則因貸米不獲。與悟真有夙恨焉。故以空載月明歸者爲僧。敲月下門之誣耳。亦險且毒矣。

然則兩人之不理于人口也何以解之曰尼無過僧僧無過尼誓嚴斷指戒凜刑足夫如是解矣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請易贈蓮爲折柳各藩其寺焉可也了圓迹涉瓜李合杖高氏本應併杖念係蒲柳衰質姑免

一件殺妻事

審得高登者毛帥海運叅將也先因唐氏女嫁爲登婦而唐氏則以同林之有主慣作逐隊之他飛者也于是故夫未亡已爲去帷之買臣妻矣乃問

後夫爲誰則三適後方歸全繼祿父而繼祿則前
妻子也適登以海運從毛帥于遼土想爲之妻者
但虞萬里風濤起于征夫足下耳而不意深閨之
風濤尤甚此坐累籍家之凶問忽訛傳海外也且
登訣別時原未嘗以昔人封髮之手爲妻繫足於
是唐氏始誘登妻爲挾貲潛竄計而胡繼祿之妹
夫吳華忽慨然分宅夫繼祿以異父異母之兄妹
其去陌路人幾何況華又外親非親而親此奇貨
可居肯云舉却阿堵物但不知登妻處此猶食寢

依母而無以瓜葛蹈瓜李嫌否此登返繼後所以
介介也入其宮不見其妻亡乎嫁乎而不意以他
家爲家若謂有母與俱則而母固傳舍其夫者以
逐水有種而致疑砥石無息人情乎況內筭如捲
人徙而羊亦亡登妻之以慙恨殞於夫婿何尤焉
則唐氏殺妻一控亦可以止矣今再四訊賢不過
糊口無資欲乞潤于登耳若爲生妻母則絕之非
薄曰誤而女若爲死妻母則處之宜厚曰誕我婦
夫厚于生所以不薄于死也令斷給銀二兩以給

饋粥。庖泉下亡妻。亦有餘感乎。然自此絕矣。今而後。願擇婦者之轉。而擇婦母也。

一件勦叛事

審得本府民壯李鳳、張瑞、周升、施賓。皆有凶號。而趙元王、成崔科等。亦凶亞也。以豺虎相濟之。成、成、鷄、犬、不、寧、之、患。蓋有日矣。除李鳳已伏天誅。與張瑞現經訪拿外。若周升、施賓。則以他案擬徒。而猶坐擁金穴之富者也。若趙元王、成崔科。則以黨惡漏網而猶半挾蜂房之甘者也。今取諸狀閱。

之則列單廿四款。引証二百人。証曰無因。但恐紛
紛拘質。則畢至村。詣反爲蚕漁之資。是好未鋤而
良先累也。於是懸牌以示。凡一切干証。准自行投
到。其未到者。尚四十餘人。姑高閣置之。而提周升
等一千犯証。當堂拘質。嗟乎。此惡難罄。竹者一徒
遂足蔽辜乎。且入官職。緩急局濟。於是開其一
面。諭以大義。謂今者海氛方熾。舟楫缺如。無米安
炊。莫若以捐貲爲贖過。而寬其縲紲。便時諸人間
言。皆叩首陳服。特酌產之高下。爲銀之多寡。周升

願捐二百五十兩。施賓願捐一百二十兩。趙元願捐八十兩。王成願捐九十兩。崔科願捐八十兩。爲造舟資。此一舉也。有三善焉。海上獲金錢之利。小民省瓜蔓之苦。餘黨示羅網之寬。況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而非謂一網可盡。遂能保鴟搏者之必化鳳儀也。周升施賓姑免再擬。其趙元王成崔科俱革役示懲。夫非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也。以其種故鋤耳。今而後凶黨空矣。

一件舉劾事

審得百戶強世龍乃行如其姓而強狀咄咄逼人者也。夫當海寇入犯時，強者爲雄，謂世龍于此當執爰以禦外侮耳。胡怯于外禦而勇於內，攬致向倉大使鄭椿借糧也。無乃所謂齎盜糧者，盜不在外，而在內而強者居之，且借糧不得，致毀家私，驚婦女，甚放火燒倉，略無顧忌。雖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然猛于火矣，壯哉雀鼠，當不及而強。吾恨其以姓爲行也。然得無雀鼠其行而龍其名，實有玷斯名乎。強世龍可謂專用強矣。今庭質之際，奄奄

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乞憐而已噫強弱有時合
照捨奪例擬徒以懲若翻然改絃當以柔道行之
耳無日至死不變強哉矯